

我与《邵阳日报》的温馨故事

朱鹏涛

今年,是《邵阳日报》创刊40周年。我至今保存着《邵阳日报》的试刊号和创刊号。

1984年春节,我回邵阳市探亲,并到市委宣传部看望老朋友、新闻组长曾广信老师。广信老师告诉我,市委正在筹办《邵阳日报》,他和《湖南日报》邵阳记者站的陈伯寿都调去负责筹备,问我是否想调回家乡来办报。

广信老师为什么这样问我呢?因为他比较了解我,知道我喜爱新闻事业。我当时在涟邵矿务局党委办工作,1978年至1981年曾担任过桥头河煤矿新闻专干,在《湖南日报》常有新闻稿件见报。1981年,我的一篇3000字的人物通讯《她爱上了井下工》被评为《湖南日报》好新闻一等奖。1981年11月,《工人日报》在涟邵矿务局召开全省新闻报道现场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作了《题材准,角度新,小小煤矿出新闻》的脱稿发言,介绍了桥头河煤矿连续三年在全局新闻报道中获第一名的做法和经验,获得了全场喝彩。主持会议的工人日报社副社长郭国涌,在总结中专门表扬了我。这次现场会,全省各地州市新闻科长和省总工会宣传科长都参加了。我的发言给曾广信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未见我之前,他已经向负责筹备办报的成希长、刘目卿、陈伯寿等报社筹备领导小组成员热情推荐了我。

广信老师问我是否愿回家乡

来办报,我当然很愿意。因为我父母都已年近古稀,夫人也是邵阳市人,也想调回家乡工作。就这样,筹备领导小组确定调我来担任经济部主任,并由市委组织部直接向涟邵矿务局党委组织部发了商调函。

事不凑巧,当年娄底地委宣传部已报请地委同意筹办娄底电视台,并决定调我任娄底地区广播电视新闻站站长兼娄底地区新闻联播节目主编。几乎同时,娄底地委组织部向涟邵矿务局下了调令。在此情况下,矿务局党委以党的关系属娄底地委管理为由,没有同意我调邵阳市。当年7月,我向娄底地委组织部报到,8月就上任娄底广播电视新闻站站长一职。1988年,我被调去筹办《娄底日报》。当年6月,我被提拔为第一副总编辑。

我和《邵阳日报》似乎“有缘无份”,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然而,这40年来,我和《邵阳日报》联系不断,情谊日深。

1990年10月,我在娄底组织了一次全国部分城市报纸广告工作经验交流会,特邀《邵阳日报》总编辑陈伯寿参加。

1991年10月,我和《邵阳日报》副总编辑曾广信、广告部主任肖祥海一起在怀化参加全省地州市党报广告工作会议,并同游张家界,同登天子山。

1992年10月,我和邵阳日报社副社长刘目卿

一起在湖北襄樊参加中南六省地州市党报群工会议,然后应《南京日报》邀请到南京瞻仰中山陵、游览夫子庙、泛舟秦淮河。

1994年10月,我应邀参加《邵阳日报》创刊10周年座谈会。在发言中我即兴朗诵了一首《踏莎行》贺词:“风爽金秋,花香桂树,喜逢报庆相聚。党政喉舌誉三湘,十年硕果无重数。社正兴旺,人更抖擞,坚持两为迈新步。高扬改革主旋律,报魂自有党性铸。”后此词登在《邵阳日报》报庆10周年专版上。

2010年12月,我的新闻散文诗歌选《涛声依旧》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专门开车到邵阳市,在白公城宾馆请陈伯寿、刘目卿、刘雄成等10多位老朋友吃饭,签名赠书。

2023年6月,刘目卿老社长90华诞。我远在北京,就专门写了一篇祝寿词,微信传给老朋友杨可可,请他代为在寿宴上宣读。

……《邵阳日报》,我家乡的党政喉舌,三湘报苑的绚丽奇葩。我怀念报社已故的老朋友。我赞美报社今天的新发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总是我床前的明月光!

(朱鹏涛,现任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有征文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荷塘 郑国华 摄

◆六岭杂俎

母亲的怀抱

刘立新

前不久,有一亲戚带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来我家。我亲戚要外出办事,便把孩子放在家中由我照看。亲戚刚出门,孩子就开始不老实了,身上像有虱子一样,骚动不安。先是小声哭闹,然后便大声哭叫起来,小脸蛋绯红,哄也哄不住,弄得我束手无策。我的心情被他的哭声搅得一团糟,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妈妈回来,把乳头塞进他的小嘴巴,他的哭声才戛然而止,转而破涕为笑了。

由此,我记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冬天,大雪飘飞,大地像覆盖着一件羽绒大被。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了。村边的一口水塘结着厚厚的冰,我们小孩子便推着凳子在冰面滑行,好不快乐。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冰面上忽然出现了裂缝,我和木凳一起掉入水塘中。等爬上岸,我瑟瑟发抖,嘴呈紫色,面色苍白。听说有孩子掉入水塘中,大人们赶了过来。我一眼看见人群中的母亲,便嚎啕大哭,扑向母亲怀抱。母亲紧紧抱着我,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母亲的怀抱真像北方的炕床。只要有了母亲的怀抱,孩子就不会觉得寒冷。

我忽然想起乌鸦与小鸡的故事。它说的是一只乌鸦闯进鸡棚,准备对小鸡实施扑杀。母鸡

为了保护孩子果断挺身而出,与乌鸦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母鸡的穷追猛打之下,乌鸦落荒而逃。在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母亲所能展示出来的勇猛,真让人刮目相看。

母亲的怀抱是孩子的港湾。在港湾里,孩子无忧无虑,无惧无畏。吴官正在《难忘那夜的秋雨》一文中写道——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墓,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当一个人面临饥饿、遭受寒冷、身陷危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的怀抱。

1977年10月的一天傍晚,在村办红砖厂劳作了一天的哥哥,正一身水一身泥地往家赶。在路上,他迎面遇见了小学的班主任钟老师。钟老师说:“梯清,恢复高考了啊,你也去考大学吧!”

“我去考大学,钟老师您不是开玩笑吧?”哥哥知道在校读书时,钟老师一向看好自己并寄与厚望,可自己毕竟初中都没毕业啊,去报考大学,不是做梦吗?然而,哥哥的心还是被打动了。

1965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从村小考上邵阳市二中,后因故辍学回家。为了利用农闲时间搞副业赚点钱,农历腊月二十六,在别人匆匆从外地往家赶的时候,哥哥一行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村里一年长的“老江湖”带领下,坐上了去湖北的火车,去一个集体农场打工。农场距离火车站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他们下车后便马不停蹄地步行赶往农场。路上遭遇暴雨,四个人全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幸而遇见一对好心的老农夫妇,听了他们的来由后,不仅烧了一堆红彤彤的柴火,让几个人烤干了衣服,而且还让他们吃了一顿咸菜饭。对于饥寒交迫的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及时雨、雪中炭,让哥哥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春节刚过,哥哥他们便开始工作。他们的工作是“砍山”,即砍山上齐人高的灌木。砍山很简单,但也非常辛苦。这工作他们整整做了近三个月。只是好景不长,后四个人只好乖乖地回到了老家……

过了些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所有村村落落。村里越来越多的人说要去参加高考,很多没读过几天书的也嚷嚷着要去考大学。哥哥心动了,在最后一天报了名。

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进行,留给考生们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哥哥白天搬砖,晚上复习。很快高考来了!走近考场,三道森严的警戒线,着实让哥哥心里发了毛。

第一场考语文。第一道题是读拼音拼句子,考场里很多考生拿到试卷蒙了:“老师,怎么考语文都是些英语!”历史考试,有道关于郑成功的名词解释。后来很多走出考场的考生说,郑成功就是郑州的铁路成功了嘛!1977年的高考,考虑到实际情况,考题不难。但是当年大多数考生的基础很差,农村考生更是教辅资料稀缺。哥哥坐在久违的课桌椅上,在书写题为《心中有话对党说》的作文时,十年的艰辛与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化为了考场上的奋笔疾书。

等通知的时光是一种折磨。终于,一个多月后,村里的广播突然播发了一条大新闻:“现在,公布1977年高考上线人员名单……”哥哥放下手中的砖坯,竖着耳朵生怕

◆旅人笔记

邂逅江南别院

陈梦琪

“江南别院”,是依山傍水的一个山庄。休闲、垂钓、品茗、聚餐,此处是时光里一处画意的山水,是山水间一段悠闲的慢时光。

遇见别院,纯属偶然。去酉阳桃花源的路上,到了饭点,寻思下高速找一地儿解决温饱。搜索附近的美食,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别院”。从重庆秀山南下高速,前行2公里后,就来到一弯流水潺潺的河口,就到了隐在山水之间的江南别院。

但要去到别院,还得过河。河上没有桥,只有一座坝。半尺多深的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形成丈余高的飞瀑。过河以后,沿着一段曲曲折折的竹栏篱笆墙前行,便到了别院的“院门”。门上有联:“绿水弹琴且与青山共舞;茅屋迎客还邀明月同行。”门头“江南别院”的牌匾上,有行小字:“早知有别院,何必下江南。”有点“小张狂”,自信又自恋。

车不能开进“院子”,里面不通车,自然也无法泊车。“院门”内映入眼帘的是高高低低的台阶和游步道,曲径通幽。方知江南别院原来不是“院”,是诗情画意的一方山水。“盲选”点餐无意中选到了这样一处别致的地方,真是奇遇。

下了台阶,里面别有天地。峡谷中流水哗哗,不时被截成小流瀑,七拐八弯、分流弄巧。有的倾泻奔放,浪花击石,飞珠溅玉,发出激荡的鸣响……两岸青山叠翠,绿树如盖,偶有红枫点缀其间。

◆岁月回眸 漏掉一个字。全公社上线15人,其中有哥哥李梯清的名字。哥哥欣喜若狂,放工后一路小跑回家。家里已经围了10多个道贺的乡亲。母亲特别欣喜,但是家里真的太穷了,奔走了几户邻居,借回了几个鸡蛋,招呼这些贺喜的乡亲。

1977年的高考,是一群人命运的拐点。那一年,570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那一年,570万人只录取了27万人,可谓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但是,此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读书求学的大军中。

那年高考,哥哥报的志愿是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但是并没有如愿等来录取通知书。因为一些原因,哥哥错过了这次走出“农门”的机会。顾不上沮丧,为了生计,哥哥还得继续搬砖。不久,乡文教办特意捎信:磨石村李梯青,今年继续报考,请你去复习。那个年代,高考能上线就是十里八乡的名人了,乡镇都很重视。哥哥又重新振作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白天辛勤劳作,夜晚挑灯苦读,寒来暑往,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1978年,再次走进考场的哥哥信心满满。终考铃声响起,监考老师指着哥哥说:“这个考室里,这个考生一定能考上。”不久后,成绩公布,哥哥离重本分数线差5分,和他一直并肩作战的好友李建民超过重本线20多分。接近重本线,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哥哥再一次向心中梦想的大学殿堂进发。

很快,他的朋友李建民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羡慕不已,心想湖南师大应该有希望。那时并没有填报志愿的指导,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填报。这次,哥哥又没有等来好消息。

1979年,哥哥跟着父亲回城里复习。他一边在校办工厂打工,一边自学。当年,各个学科考题的难度大大增加。哥哥只记得那时的英语感觉很简单,考场的人走光了,他还在津津有味地做题。监考老师看不下去了,说:“你别做了,英语只做参考,不计入总分。”这时候哥哥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刻苦攻读的英语,并不计入成绩。那年高考,英语哥哥考了67分,比英语专业设置的分数线还高出几分。

之后,哥哥又在厂里一边干活一边等通知。终于,报喜的电话来了,高考再次上线!经历了前两次的失败,这次哥哥谨慎地填报了娄底师专。功夫不负有心人,29岁的哥哥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娄底师专第一届中文系的学生,也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参加工作后,哥哥利用工作之余自学,考入了华中师大函授班。函授班120多人,只有8人英语合格拿到了学士学位证书,哥哥就是其中之一。

◆旅人笔记

邂逅江南别院

陈梦琪

水岸凡有宽阔台地处,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座座“茅草房”,有的是包房,有的是亭阁,有的是凉棚,有的居然是小庭院。房前的空坪,临水之滨,零散地布置些低矮的露天条桌竹椅,可餐、可茶、可观景,可歌、可吟、可垂钓。

水边那一棵棵冠如华盖的大树,枝叶一直延伸到餐茶吧的上空。透过枝叶间的缝隙,可看到蓝天白云。

南来北往的游客顾不得卸下一路风尘,纷纷扰扰四处奔波着选景。身着唐装汉服的小姐姐们,一个个如仙女般飘过,在笼着薄雾罩着轻纱的水边、小桥边打卡。原来这江南别院可不仅仅是“餐饮”之所,竟是重庆秀山小有名气的网红之地。

岸边那些高大的枫杨和柳树,是天然的唐诗宋词条幅幕墙:“碧玉妆成一树高”“霜叶红于二月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二月春风似剪刀”。不仅非常应景,千古绝唱的光芒更是与闪烁的霓虹交相辉映。置身期间,仿佛能满足关于旅行的所有期待与遐想:风景与梦想、诗与远方……人生易老,而旅行,能让我们最为生动地感受着光阴的故事。

这时,我终于读懂了,江南别院真是“院”,是山水庭院、心灵小院。旅途中,歇上一肩、栖息一程,静一静,又可以重整行装、再出发。

(陈梦琪,任职于市文化执法支队)